

青山不老，我们不老

□石亦



资料图片

我们的相识，是老天注定，是生命里必然的相遇。

“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……”偶尔听到街边飘来这首熟悉的《恋曲1990》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慢下脚步，侧耳倾听。这首歌，是吴忧在教室里一字一句教我们唱的。在动人的旋律中，我总会抬头看那远处的蓝天还有白云，想起在师院那段难以忘怀的读书岁月，无数的往事便随风而至，让我沉醉。

因它，它是我们青春里最美好的记忆。

三十年前那个阳光明媚的初秋，我们26位女生，22位男生组成中文系90级。它最后的集体回忆，定格在图书馆门前那张毕业合影上。从此以后往事如烟，天涯的路一远再远，星散四方的我们，再难相见。

毕业多年后，我曾和班主任陈老师说：“向往自由的90中文，怕是前面三届未有，后面三届也不会再有！”

陈老师也曾为此感叹：“中文系也只有一个90啊！”

我们从来都是斗志昂扬，思想里永远都飞扬着对自由的向往。这让李毅、彭汉华两任女班主任都感到难以驾驭，以至于在这几年里我们班走马灯似地换了三个班主任。而陈老师再度出山担任班主任那天，他走进教室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今天，我又回来了！”

在我们看来，觉得后面的日子怕是不太好过了。不出所料，在陈老师再度担任班主任的时光里，90中文依然让他有无数无奈，也许是给了他太多的记忆。许多年后，当年的人和事，让他仍记忆犹新，让他长吁短叹，甚至还让他如数家珍。

那年的深秋，我和王霖、喻平、周玉、白灵、彭莹、时美丽、何开伟、龙文武、卢勇、吴峰等等10多个同学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沿江出游。

那个秋天的夜晚，我们在大河边唱着歌、聊着天，乐而忘归。在篝火旁，白灵还唱了一首四川小调，那如同百灵鸟出谷的嗓音婉转悠扬，就像身旁流淌的河水，清澈、轻盈而且透明。

眼见宿舍熄灯时分渐行渐近，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，我们就像游进了大海深处，没有了半点消息。得到消息的陈老师急得跳脚，男生宿舍、女生宿舍两头跑，头发稀疏的脑袋上全是汗。此事当晚就惊动了系领导和保卫处。后来，我把这个故事写在文章里，发表在当年的某报上，我为此被停课半月有余。系领导带着我专程去澄清的同时，天天叫我到宣传部汇报思想写检查。后来的结果，我还是认真借鉴了关于全景式报告文学的一些研究成果，才过了检查这一关。

许多年后，升任中文系主任的班主任陈老师接见我时，对此还耿耿于怀，“你们出去玩就玩嘛，只要大家安全回来就好了，你咋还捅到报纸上去了呢？”陈老师后来叹气道：“遇到你们这帮学生，我们算是白忙乎这几年了，没几个去当老师的，真不知道怎么说你们才好！”

开学第一天，系主任王老师专门到我们班作了“孔子为什么叫孔丘”的学术演讲，并鼓励我们多读书，读好书。

果不其然，无论是教古典文学的，还是教现代文学的，抑或教外国文学的老教师们，即便是教现代汉语的吴老师，无一不是要求我们多读名著、读原著。这种鼓励，在大家的潜意识里，却成了上课看文学名著那是天经地义的最好借口。由此，大家在课堂上自顾自地读名著，一个个读得理所当然、心安理得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我们一个个果然不负众望，中外各种大部头被我们一一读遍，或是《红楼梦》，或是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，或是《白轮船》，或是《巴黎圣母院》，或是《静静的顿河》……

教室里的男生们，有时候还神游天外。而女生总是在静静地听课的同时，安静地读着手里的大部头，好像真正做到了一心二用，做到了读名著与听讲两不误、双促进。

我认真读的第一本外国名著是赛珍珠的《大地》，同桌唐健美借给我的，同样也是在上课时读完的。坐在我后面的白灵，似乎永远都在静静地听着课或者看着手里的书，而她旁边的陈青青，总会找机会与她窃窃私语，每当我回头看她们时，她总是瞪着眼没好气地喝问：“不好好听课，看哪样看？”

黄昱在谈起《基督山伯爵》时神采飞扬，他对唐泰斯以10万法郎的高价向他的仇人唐格拉尔出售一顿饭的情景，回回拍案称绝的神情至今令我难忘。吴峰、李洋、龙文武、帅光磊、罗荣光他们哥几个永远都喜欢独自坐在教室的后

排，在神游天外之后便一头扎进《林海雪原》或《三千里江山》里，有时候则更多的是痴迷在《鹿鼎记》或是《天龙八部》的江湖快意与刀光剑影之中。讲台上，舒老师、李老师、吴老师、倪老师、余老师、丁老师、陈老师、周老师、张老师、杨老师、龚老师等等侃侃而谈。然而到课堂提问时，下面没几个会主动举手，无论男生、女生个个金口难开，人人默不作声一边记笔记，一边盯着手里的名著完全拔不出眼睛。很多次数试后，众位同学依旧我行我素，老师们只好无奈地自问自答，然后继续讲课。

我们那一届英语作为选修课，用罗宏伟的话说，“母语都没整明白，学啥外语哦？”全班就我俩选择了放弃。每每看到大伙儿急匆匆去上课、做作业，我俩却悠哉悠哉出去溜达闲逛。尤其是临考前他们一边痛苦地背单词、讨论语法，一边感叹我俩选择的明智，我俩几乎乐得打滚儿。

按照现在的定义，吴峰、陈辉、罗荣光可称为铁杆驴友。他们背点干粮，带一把柴刀就敢出发，曾花了三天穿越人迹罕至的莽山原始森林。回来后洋洋得意地对我们说，在路过一个小石屋时，特意留下了“某某到此一游”的石刻。后来，他们带着我们一帮同学，徒步东山后面的山沟直至巩固，让大家也体验了一把当驴友的新奇。

女生们的出游，充满了浪漫的文艺特质。每周末的时候，白灵和罗梅莹会手牵手，踏着脚，在长长的铁轨上走就是两三个小时，还时不时走钢丝般伸开双臂做欲飞状。老远听到火车鸣笛声，她们便赶紧站在铁道边，在车飞快开过去的轰隆声中捂着耳朵连连惊声尖叫。那种唯美的浪漫，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文艺。

当然，她们也有惊慌失措的时候。据说有次在蹚过一条河时，河水突然上涨，她俩站在河中央一块垫脚石上，没一会儿河水便没过了膝盖。花容失色的她俩，在经过短暂的惊慌后，还是鼓起了勇气，手牵着手互相鼓励，胆战心惊地一步步移向下一个垫脚石，也算是彻彻底底地体验了一把什么叫惊心动魄。

《关雎》里的“窈窕淑女”是90中文女生们的不懈追求。据说晨跑的她们最是青春，王兰英、李海舟、黄韵晖、孙永玉、王萱萱、卢永红、唐睿、吴忧、龙朝霞、王英红、周玉等等无一不是操场上的常客。我赖床，连早操都常常迟到，这等别样的美景没见过，只看到弟兄们讨论那种美景时的灼灼目光，倒也能想象她们小鹿般欢快晨跑的靓丽倩影。据说，罗梅莹和白灵在后来的日子里，居然天天早上六点就起床晨跑，不但爬上东山顶，还要跑回来上早操。她们就这样在风雨无阻中坚持到毕业，很是让人惊叹不已。

假期当锱铢押货到中越边境的罗荣光练出了腹肌，常常在宿舍的走廊上赤膊招摇他的肌肉；练中功的王霖常常在铺位上盘腿而坐，掐着手指入定渐渐陷入了冥想；老师见状只轻轻一笑，滴水成冰的寒夜他声不盖被子，和衣而卧，不知道这是不是无上的炫耀；龙文武每晚必定坐在上铺抱着吉他弹唱“故乡的山坡坡，让我们想起那么多”，让我们知道了原来歌声与狼嚎同源；周末到人民广场下象棋挣生活费的罗国民，在黄韵晖的生日聚会上狂舞的身姿有点像港片里的古惑仔，汪洋恣肆中挥洒着些许自嘲；哪怕是下大雨中，也要在足球场上飞奔拼抢的吴峰、杨通皓、彭学政、李刚勇、蒙浩敏、卢勇、罗荣光、李东来，王霖对此给予了高度赞赏，“长此以往，有望成为市甲级联赛上的名角(guo)。”挣了钱潇洒地往空中一洒，钞票满屋飞舞的周寒；坚持天天练魏碑的黄昱；周末常常不见踪影的卢勇；操着一口京腔的罗应辉；满口难懂湘音的彭学政；一口浓重独山话的蒙浩敏；梳着两块瓦，腰别BB机，戴着戒指的李洋；说话时，翘着兰花指的郑建文；爱画画的何开伟；总是挑灯下围棋的陈辉；运动场上长跑的罗应辉；拔河比赛咬牙坚持的众位同学们……心血来潮的吴峰、李洋，后来在学校后面的小巷里开了一个早餐馆，他俩时常会站在小店门口朝同学们吆喝：“兄弟们，进来整一碗！”

唐伯虎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又折花枝当酒钱。我和罗宏伟喜欢写文章换酒钱。那时候我喜欢两件事，一是给罗宏伟说：“昨晚我又梦见鱼了！”意味这天或许又有稿费寄来。二是喜欢看周玉远远地向我扬起手心中的稿费汇款单，并喊道：“你的稿费又来了！”

除了在市内的几个图书馆溜达，我和罗宏伟有时候跑到教育学院找一位教授倾谈。老教授十分好客，每次去，他都会吩咐师母油炸蚂蚱佐酒，并称“这是最好的下酒菜”。其味至美，让

我们明白了爱与美食美酒，皆不可辜负。

王俊的业余爱好是周末带着相机走街串巷，挑担卖菜的村妇，嗝吧着叶子烟的老叟，做游戏的孩童都是他纪实摄影作品里的常客。灵动的美女彭莹，琢磨的是艺术摄影，她在《摄影报》上发表的作品“清泉上流”，至今还能让人想起她对光与影特有的悟性。

90中文美女云集，她们自有超凡脱俗的文艺气质，个个书香环绕，亭亭玉立得让很多人都不好意思直视。她们一个个都把每一天过得风花雪月、阳春白雪，她们似乎永远都迈着轻盈的脚步款款而行，风姿绰约地走在我们的记忆里。无论上课，还是去食堂，她们都喜欢结伴而行，除了罗梅莹和白灵，还有王兰英和李海舟、曹敏敏和马青音、周玉和黄蕾、陈青青和彭莹、时美丽和李竹、赵小敏和唐健美、黄韵晖和孙永玉、唐睿和卢永红、龙朝霞和隔壁政史系的同乡刘玉英……在大家的记忆里，她们总是形影不离，一颦一笑间，流露出的皆是中文系女生们富有传统的知性美。

有大姐风范的王兰英，说起山东话来，质朴的腔调中那典雅的柔美扑面而来；有些腼腆的班副曹敏敏，永远都有着温和的笑容；总爱身着淡青色衬衫的赵小敏，与后来成为律所精英的唐健美大多在铃声的最后一秒才走进教室；从来都默不作声的王英红，总是安静得无声无息；声音细小，说话总是喜欢清一下嗓子的龙朝霞；梳着妹妹头的喻平，她那件嫩黄色的外套在教室里总是十分显眼；独来独往的江松涛，偶尔也会回头与我们闲聊；明眸皓齿、笑容灿烂的李海舟；而如满月的时美丽；一说话就有询问表情的彭莹；总是轻言软语的黄蕾；有着灵动歌喉的胡琪琪；伶牙俐齿的周玉、王萱萱……

马青音凭借一手漂亮的钢笔行书，入校不久就斩获了当年的大学生书法比赛大奖；曾经长发披肩、衣袂飘飘的李竹，说她后来在厂里干活时挥汗如雨，渐渐喜欢喝点小酒，据称也是千杯不醉；常常沉默寡言的罗平，是咱中文系的传奇之一。他临近毕业时突然不辞而别，背着一口袋馒头就沿着铁路线徒步奔向广东，说是要去挣大钱。后来他老爸南下寻子未果，然后就找到系里，一坐就是半天，口里就一句话：“我家罗平呢？”

那段时间，陈老师的脸色总是阴着，大家也都开始小心翼翼，担心但凡哪位同学再出点纰漏，他会不会暴跳如雷？甚至把新账老账一起算？

原本以为毕业遥遥无期，谁知时间就如流水一般，哗啦啦就淌了过去。那个夏天，大家嘻嘻哈哈地相互留了联系方式，在图书馆门口拍了毕业后挥了挥手，你向潇湘我向秦，从此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。

毕业后的日子里，也有的同学会有零零星星的消息传来，而再次见面的也屈指可数。周寒约我喝酒，一句“该来的没来，不该来的全来了。”让他的朋友们笑着骂了好久，这是1994年冬天；李竹在信中说厂子垮了，她将要转到凯里电厂，这是1994年春天；王兰英说她奔走在南国的艳阳里，为供楼而努力工作，这是1994年的秋天；白灵电话里说出差到我居住的小城，未能见面，十分遗憾，这是1999年初冬；毕业后第一次见到罗宏伟和他妻子小覃，这是2000年的初夏；再次见到周寒，一端杯就说：“一年一杯酒，你先喝十杯！”罗荣光和卢永红坚决支持：“谁叫你十年了，才来见一面呢？”这是2004年的夏天；电话告诉卢勇，我将要到他居住的小城参加会议，但最终未能成行，等了好半天的卢勇忍不住来电咨询：“天都要黑了，你怎么还没到啊？”这是2005年的秋天；到江苏出差时，见到了黄韵晖和她丈夫，一谈起贵州，她就开始怀恋折耳根，这也还是2005年的秋天；再次喝酒时，蒙浩敏浓重的乡音让我忍不住提议：“你的话我听起来实在费劲，要不咱们还是普通话吧！”这是2010年的秋天；我和罗宏伟在省里参加一个培训班的学习时，利用周末的时间去看望也是在进修学习的罗梅莹，她唱了一首《后来》，这是2012年的初夏……

我和老师、王俊虽同居一城，但各忙各的，少有见面。

周玉在2009年夏天来看望我们时，居然自己悄悄订了房间，不想让我们破费。我和王俊对此意见很大，无论如何也要尽地主之谊，邀请她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。王霖到来时，周玉远远地向我扬起手不客气，频频举杯相邀，左右轮番上阵，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真是淋漓尽致。

好几个过年前夕，陈老师发压岁钱给我、王俊和老师的孩子，让我们感动不已。也是多个春节前后，陈老师邀请我们吃刨汤肉，这是他老

妈妈亲手喂养的，让我们珍惜不已。一年中，陈老师总会来几次电话，开口第一句就是：“石亦，我想念你们得很呐！”

有时候，我也会电话过去：“陈老师，您什么时候能抽个时间，会见一下我们嘛！”

这份师生情谊就像老酒，时间越长越是醇香，弥足珍贵。

那个纯真的年代，我们相逢，一切都是那样美好。岁月匆匆，眨眼毕业三十年了。你们是不是也会在某个夏日的午后，默默地站在窗前看白云苍狗，看天边云卷云舒时，是不是也会想起那座留下我们青春记忆的小城？

是不是也会在某个秋天的傍晚，独自默默地走在浙浙沥沥的小雨中，任凭雨滴打湿你的衣裳，打湿我们那些难以忘怀的校园时光？

是不是也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刻，回想起我们那些青葱岁月里一转身就是一辈子，依然在梦里觉得纯真的人，想着想着，笑着笑着就流出了泪？

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，人间最美好的相遇，莫过于久别后的重逢。在2024年的这个儿童节，白灵的女儿小钰成家了，她邀请我们相聚在格兰云天，这个消息让我们喜不自禁。

作为父母，没有什么能和看着孩子健康成长、成家立业相比更高兴的了，这种喜悦的心情对于我们来说，不言而喻。

认识小钰的时候，她牵着外婆的手正在上幼儿园。小时候的小钰有点胖，是个爱笑的孩子，好像有个不好的习惯——喜欢吃自己的手指头；和许多小朋友一样，也喜欢吃糖；活泼可爱的小钰，喜欢粘着慈祥的外婆，喜欢唱歌，童声童语，真的很好听……

零零星星的消息里，知道了小钰依然是牵着外婆的手，开始在家门口上小学了。印象深刻的是她那一年级北师大版语文课本里，有篇课文叫《写字很有用》，是这样写的：

蜜蜂用树叶，写信给蚂蚁。咬了三个洞，表示“我想你”。

蚂蚁接到信，看了半点钟，也咬三个洞，表示“看不懂”。

蚂蚁和蜜蜂，商量大事情：“赶快学写字，写字很有用。”这篇充满童趣意境美的课文，也许给了聪明的小钰太多的感受。所以在后来成长的岁月里，她总是开心快乐地一边上小学，一边学琴，还十分用心地学书法，直至高中时期。据说如今的闲暇时光里，练习书法成了她的爱好之一。看她写的《草堂十志》，笔力遒劲，用笔精到，足见其功力，任谁都不会想到这会是个小女孩的作品，妥妥的才女啊！

零零星星的消息里，知道了小钰小时候跟着妈妈来到了我们读书的城市，认识了她所有的姨妈们：王兰英、彭莹、陈青青、罗梅莹、曹敏敏、唐睿……

“光阴似箭”“日月如梭”这样的成语意境真的很好，一年年过去，逐渐长高了的小朋友上初中了，独自完成了关于城市公交车错峰出行的调研报告了；在一中上高中了，学习压力很大的她，想外婆做的菜了；到成都上大学了，和同学们兴冲冲地一起去爬牛背山了；到澳门读财经管理硕士，迎面吹来南中国的海风了；再然后，小钰研究毕业了，参加工作了……

在2024年这个花团锦簇的日子，小钰成家了！多年未见的白灵满脸的幸福，依旧修长苗条，依旧气质如兰，依旧优雅娴静，完全的都市白领丽人形象。站在她身旁的小钰和女婿落落大方，引人注目，年轻的面庞上洋溢着幸福和快乐的笑容。

这种无比的幸福和快乐，让我们羡慕得哦，简直是难以言表！

借着这样的喜悦，我们部分90中文的同学三十年后再次相逢。

可能生活所有的压力，也没能阻挡我们默默前行；可能遇见的友情，让我们忘掉了所有的年轻；可能所有的彷徨，依然没有让我们忘记青春的快乐。三十年后的同学们，依然是当年的青春模样。

风姿绰约的罗梅莹知性、干练，眼睛还是那样的温柔；惠质兰心的曹敏敏温和的笑容一如当初，光彩照人；秀外慧中的唐睿还是那样的恬淡，还是那样的从从容容、落落大方；李刚勇经历了病痛折磨，还是那样的春风满面、英姿飒爽，让我们感叹踢足球的人真的是很能抗压！神采奕奕的彭学政还是一口湘音，依旧还是能一口气拿下五公里越野长跑；满头乌发的罗宏伟，历练弥久已经风度翩翩，别具神采；笑声爽朗的副教授李东来还是那样的温文尔雅、

文质彬彬；班长罗应辉还是一口京腔，依旧光明磊落、沉稳如初；最后到来的是何开伟，当年的瘦个如今胖了点，但还是那样青松挺拔、意气风发。

大家说：“你石亦除了有点秃发外，气宇轩昂，风采依旧！”

相逢的惊喜接踵而至，见面的快乐一如当年。大家翻看着手机里的毕业合影，争相讲述着我们曾经的校园生活，无一不觉得那些美好的日子就像在昨天，历久弥新。

那时候，晚自修的教室偶尔停电，大家欢呼雀跃，会兴高采烈地爬上东山。在烛光中，胡琪琪动情地唱起了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……”

那一年的五月，众女生们身着粉色长裙倾情合唱的《长征组歌》，“横断山，路难行。天如火来水似银……”依然能穿透时空，让我们深深震撼。

那时候，王兰英、周寒、黄昱、罗应辉、李刚勇、王萱萱、吴峰、黄蕾、罗荣光、李洋等人友情出演话剧《雷雨》，生涩的表情，夸张的动作，有些磕磕绊绊的台词，在我们的记忆里就是一场满满的喜剧。

何开伟笑话我当年描述着10余人江畔郊游夜半未归的“警灯闪闪”，以至于写份检查都参考了全景式报告文学的手法；老师毕业论文选题的惊世骇俗；何开伟论文答辩被刁难时的难堪，倪老师愤然离场时某些老教授的尴尬。

记忆中更多的是细雨中的校园里，打着花伞款款而行的众位女神们，她们那矜持的点点滴滴……

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也知道了如今的杨通皓如今心宽体胖；在乡村中学执教的罗国民，从来不联系时任当地教育局负责人的卢勇，也不联系系内任何人；比他们稍大点的江松涛已经退休，开始美美地享受起了退休生活；王霖现在是在网络大佬，还时不时回到学校当一回客座教授；黄昱已经辗转广州工作；吴峰呆在了广东梅州；周寒则去了外地；蒙浩敏做了文联主席；郑建文会经常带着人下基层；陈辉转岗到了公路系统；王兰英定居广州，儿子还在上大学，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偶尔会飙出“河南的，河南的，俺现在是河南的！”唐健美做了律师，开办了律所……

彭学政感叹：“我们班的同学，个个根正苗红！”

窗外风起，檐下雪落，李海舟、赵小敏、王英红、孙永玉、黄蕾、龙文武等人没了音讯，消失在茫茫人海中。

往日的旧时光，就这样画一般一幅幅徐徐展开，所有的美好回忆都蜂拥而至。我们看见了三十年前的校园时光，那许许多多的满面笑容，闪烁着纯活动人的光芒，照耀着我们的青葱岁月。在所有的日子里，在灿烂阳光下，我们的青春依旧轰轰烈烈，让毕业三十年后的我们一阵阵唏嘘感叹。

斟满酒，端起杯，大家高兴地祝福白灵择得佳婿，幸福美满，祝贺小钰喜结良缘，佳偶天成。这样的良辰美景好时光，这样的幸福喜悦，班长罗应辉带着他的重装备，帮大家合影，频频选择角度，抓拍最美好的瞬间。大家也纷纷掏出手机拍了无数的照片，录制了许多的影像，记录了这次相聚时大家无比畅快的开心大笑，成为了这次相聚不可复制的美好、永恒的瞬间。

班长罗应辉说：“再次握手，已是三十年后，时光易逝，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份同窗情谊，好想再一次握手！”

罗梅莹说：“友谊万岁，感恩有你！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，真难忘！”

罗宏伟说：“有约相聚，不期而遇，人生海海，有缘相遇！”

曹敏敏说：“一见如故，开开心心。三年相伴，情牵一生。感谢这相聚的珍贵瞬间，真情永恒！”

唐睿说：“驻足回首，往事甜蜜；时光不老，情谊永在！”

何开伟说：“相见一千年！”

李刚勇说：“一次重逢，永远重逢！”

李东来说：“为我们90中文永远青春，干杯！”

喜妈妈白灵说：“感动、感慨，感谢同学们，我要将这份幸福快乐永远保存下去，只愿时间凝固，就算在风中一万年！”

心若相知，无言也默契，情若相眷，不语也相随，没有一辈子的相遇，却有一辈子的铭记。

无论在何方，或远或近，任凭天涯海角，哪怕跨越千山万水，我们的青春亘古不变，会随着我们的心，在这世界上永存。

因为我们一直都相信，青山不老，我们不老。